

恐怖的星期五

〔日〕西村京太郎著

钱 魏 译



华艺出版社

3.4

恐怖的星期五

〔日〕西村京太郎 著
钱 魏 编译

华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畸形的社会，人性扭曲，精神崩溃，令人触目惊心。

照像馆摄影师佐藤弘是一个性变态杀人狂，尤其是对穿泳装照像；皮肤呈金棕色的少女极度憎恨。他利用工作之便，从冲洗的彩照中选择体态丰满，富于性感的漂亮姑娘作为袭击的对象，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以“爱”作诱饵，将她们猎获至手，继而进行疯狂的性虐待，他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凶残的破坏着每个少女娇美的胴体，甚至杀死，昔日的柔丽少女，在他的兽性淫欲下面目皆非，惨状目不忍睹。以至在东京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强奸杀人案。

本书情节曲折，惊险，作者以强烈的感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阴暗侧面，读后发人深省。

【日】西村京太郎著

钱 魏 等译

华艺出版社出版

首都发行所发行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字数170千字 印张9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039-156-6/I·78 定价：3.00元

星期五的男人

1

到了9月，夏天就要结束了。出去度假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城里。

今年的夏天比往年都凉爽，所以很少有人光顾东京都内的游泳池。唯有那些从海滨返回的年轻人，他们都在水边晒得黝黑、健美。

年轻人总是精力充沛。所以即使日本大部分地区凉意袭人，他们还是能跑到冲绳、关岛、夏威夷等地游玩，有的甚至到了塔希提岛附近，在那些地方晒足了太阳。

某公司女职员桥田由美子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由美子短期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商社RS公司工作已经三年了。虽然现在工资还只有12万日元，但冬夏两季要发相当于5个月的工资的奖金，而且她又和父母同住，不用交房租，所以她是一个快活的独身贵族。

今年夏天，由美子请了5天假，独自一人到菲律宾的宿务岛去度假。

宿务岛位于马尼拉的南部，从马尼拉坐喷气式飞机一个

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那里。这个岛屿是最近新开发的旅游胜地。它那布满珊瑚礁的海域的确风景如画。

由美子在宿务岛的旅游饭店，和那些强壮的菲律宾青年以及来旅游的日本青年一起做一些冒险游戏，玩得非常痛快。

8月底，由美子晒得黑黑地回国了。她年轻、健壮，身材也不错。她的衣领开得很低，丰满的胸前垂下一付细细的金项链，加上棕色的皮肤，更使她显得充满朝气。

“独身贵族的日子可真不赖呀。”

一个办公室的中年男子们羡慕地说。

因为公司里除了由美子外，六位独身的女职员假期都去了关岛或者夏威夷，而且回来时个个皮肤黝黑、漂亮。

由美子的父母，特别是她母亲总想劝她早些结婚。但由美子却打算享受几年独身的快活日子。

由美子认为自己未来的丈夫大概不过是个普通的职员。虽然平时她常信口对女友说要和有钱人家的儿子结婚啦，结婚后一定要年年去海外旅游啦等等，然而她心里很清楚丈夫如果是个平凡的青年，肯定根本不能考虑什么旅游。

所以，由美子坚持不过早结婚。她打算明年再去关岛玩。

由美子有时也喝点酒。她很喜欢和女友们一起一边说笑一边吃喝。

9月5日这天，由美子一下班便同短大时的三位女友在银座会合。她们来到一个小酒巴里，为其中一个快要结婚的伙伴祝贺。

她们分手时已是夜里10点多了。由美子的家距国铁京王线的芦花公园站不远，从那里再步行十二、三分钟就到了。这

里曾经是德富芦花* 非常热爱的地方。

由美子在新宿同朋友分手，乘坐京王线到达芦花公园，已经11点多了。

最近，这附近新建了许多住宅，周围高楼林立。但这里是个快车不停的小站，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车站前的商店都关了门，灯也熄了。

由美子的父亲曾叮嘱由美子，如果她回去晚了，要在车站附近打个电话，家里去人接。但今晚由美子觉得自己已经24岁了，再这样不太好意思，于是就自己走了回去。

出检票口时有十几个人，但是走着走着就分开了。到由美子家附近时，只剩下了二个人。

不一会，最后一位职员似的中年男子也拐到右边不见了。

过去，这里有许多农家，有很长一段土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空地，路灯也很少。

对面已经能够看到自己家的灯光了，由美子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周围一片寂静。

突然，从暗处跳出了一个黑影。

“啊！”

由美子刚发出一声微弱的惊叫，就被人从背后按倒。

一只手堵住了她正要呼喊的嘴，然后她被人使劲拖到暗处。由美子拼命地挣扎着。

“再动就杀了你！”

对方压低了嗓门说道。

(*译者注：德富芦花为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文学家)

第二天，也就是6号早晨6点刚过，世田谷署的刑事们首先接到了报案。

准确地说，是6点7分。因为是阴天，所以四周还有些灰暗。

报案说在芦花公园附近的杂木林中，有一个年轻女子被杀了。安井和田岛两位刑事马上飞奔了出去。

安井在3天前过了他42岁生日。这个岁数是男人的厄年。虽然他并没有碰到什么意外，但是别人这么一说，安井意识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不由得不太情愿。

和安井一组的田岛，才30多岁。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美男子，经常因女人犯点事。去年他终于和结婚五载的妻子离了婚。他在银行里借了五百万日元支付了感谢费。在那以后，虽然上司提起过他的再婚问题，但田岛还想再享受一阵快活的独身生活。

现场在从芦花公园步行五、六分钟的地方。

过去，这里还保存着许多武藏野的风光，但是最近四处建起了住宅，这一片土地仿佛被虫蛀过一样，绿色渐渐消失了。

尸体所在的杂树林，就是剩下的为数很少的绿林之一。

枫树还没有变红。在微微有些发黄的树下，尸体面部朝下横卧在那里。

尸体完全赤裸，然而因为这位年轻女尸经过良好的太阳浴，使得安井一开始以为她穿着比基尼游泳衣。她的游泳衣的痕迹太明显了，就象身体穿着白色的比基尼一样。

这美丽的身子比一般的裸体看上去更有性感。

田岛跪在地上，把尸体翻了过来。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她的全身沾满了土。

“大概只有二十四、五岁吧。”

安井自言自语道。

“太可惜了，把这么年轻的姑娘杀了。”

田岛说出了男人的感慨。

验尸官开始检查尸体。这期间安井见到了发现尸体的人。

这是一位爱好运动的老人。据说他今天早上5点半离开家，跑步途中想要小便，就走进杂树林中，于是发现了尸体。

“那么年轻，太可怜了。”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挂在腰间的手帕使劲擤着鼻涕。

“您认识她吗？”

“我刚才一直在想好象在哪里见过她。似乎在车站前见过二、三次。”

“是这附近的人吗？”

“我觉得是。”

老人一边想一边说道。

鉴定员开始拍摄现场照片。尸体检查完毕后，安井向小仓验尸官问道：

“怎么样？”

047033

小仓用手托着厚厚的镜片说：

“是明显的被勒至死。颈部上有很深的淤血痕迹。死亡时间在昨天深夜，然后又被奸污了。”

“是吗？”

“是很典型的强奸杀人。”

“噢……？”

“有什么异意吗？”

小仓皱起了眉头。

“不，没什么。”

安井说道。小仓这个人不知是口头语还是赶时髦，老是使用“很典型”这个形容词。有时也说“没什么特殊的”。安井挺在意这些话。也许是因为他颇为感伤吧。

“安井！”

这时，田岛在杂树林中喊了他一声。

安井踏着落叶跑了进去，脚底下响着沙沙的声音，这声音仿佛在宣告夏日的结束。

这是距尸体所在地再往里十二、三米的地方。在一个可能是杂树林的主人办野炊挖的浅浅的洞里，扔着被害人的衣服、鞋子、手提包等物。

田岛套上手套，开始检查手提包内的东西。

“有身份证。她是RS商社会计课职员，名字叫桥田由美子。年龄24岁。住所在世田谷区粕谷二丁目，就是这附近”
“那么是有人藏在这，等她下班回来袭击了她吗？”

“恐怕是这样。也许流氓在这附近容易活动。因为这里是新兴的住宅区，有不少空地和杂树林。喂，你”

田岛叫过一个附近的警官。

“你去这个地方，如果她家里有人就给带来。”

他说着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钱包？”

安井向田岛问道。田岛翻着手提包。

“没有。也许凶手强奸以后，顺手牵羊地把钱拿走了。”

“或许是为了钱袭击了被害人，又顺便强奸杀人了？”

“反正是一回事。”

“不，太不一样了。”

安井说道。最初的目的是强奸还是抢劫，尽管结果相同，但是犯罪的类型却大为不同的。

3

被害人的父母赶到了现场。

已经53岁的父亲，因为昨夜女儿没有回家，今天早上没去上班，一直在附近寻找。

小个子的母亲一看见尸体，就哇的一声扑上去，使劲地呜咽起来。

安井默默地望着这一切。他越是明白他们的悲痛的心情，越是无法马上询问事情经过。

因此，调查事情经过这种活，一般都是由田岛去做。田岛这人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很冷静的。安井常常觉得田岛比自己更适合做刑事。

昨天晚上7点钟由美子来过电话，说是晚上要在银座和

短大时代的朋友聚会。

由美子父亲又说在昨夜10点钟左右，由美子从银座又打来电话说马上回家。

“太晚了的话我去接你，在芦花公园打个电话来……我这么叮嘱她来着——”

父亲痛苦地说。

已经泣不成声的母亲终于扶着眼镜站了起来。

尸体为了解剖，已经用布裹着运走了。

“只有一个孩子吗？”

安井第一次开口问道。

“不，还有个姐姐。已经出嫁了。”

母亲低声说。

“被害人由美子被晒得很厉害，今年夏天，她去了哪里？”

“她请了5天假，去了菲律宾的宿务岛。”

父亲回答后问道：

“这事同被害有什么联系吗？”

声音中有微微的责难。也许他觉得这个刑事尽问些闲事。

“还不清楚……”

安井含糊地说。

尸体尽管已经搬走了，但是在安井的眼中，那经过日晒的皮肤和雪白的游泳衣痕迹的对比还是那么鲜明。

特别是当她仰卧的时间，下腹部的白嫩甚至非常性感。假如全身都被晒成棕色，或许只能让人觉得十分健康，但这游泳衣的痕迹，实在是健美之余更添姿色。

问题在于犯人是怎么想的。

他们请被害人双亲重新检查一下由美子的东西。结果似乎被盗的东西只有装有现金的钱包。而刚买的国产手表同衣服、手提包一起被埋进坑中。还有一条18K的细细的金项链。

“真弄不懂。”

安井歪着头说。

“是手表？”

田岛问。

“是的，还有项链。”

“那很简单。因为现金不容易被发现，而手表和项链却容易被查出来。所以犯人没有拿走。对手也是动了脑筋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犯人袭击了被害人，扒光了她的衣服。假如光是偷东西的话，是不会扒掉衣服的。一定强奸是目的。而且他又仔细地脱掉了她的手表和项链。好象不希望她身上有一根线似的。这里虽然是杂木林，但周围却有人家。犯人应当速战速决，但他居然慢悠悠地连胸罩都扒掉了。”

“也许犯人是女性裸体崇拜者吧。昨天有月亮，很亮来着。而且被害人身材又那么漂亮，犯人肯定想脱掉她的衣服。”

“可是为什么要把手表和项链摘掉呢？”

“所以嘛，说不定那是他杀人以后，想要偷走才摘掉的。可是又觉得这些东西容易被发现，才又扔掉的。这个犯人是个人很老练、谨慎的老手。”

果真是这样吗？

手表是女式的，大概不好当掉。但项链却不同了。最近男人也常挂项链，而且黄金暴涨，兑换成现金也是很容易的。这种常见的项链，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么犯人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4

解剖结果，被害人果真是由于颈部压迫窒息死亡的。死亡的推定时间为9月5日夜里11点至12点之间。

被害人的阴部残留着男性精液，其血型是B型。

据在车站附近的调查，可以确认她是从11点6分到站的电车上下来的。

与此同时，警方开始调查在现场周围住的一些变态者。

仅在世田谷署的管辖区内，就有十五、六个经常惹事生非的家伙。还是一些流氓惯犯、专偷女人内衣的男人、以及一些专门偷看别人的家伙。他们即使被多次逮捕，但仍然恶习不改。其中一个偷女人内衣的人，居然是一位大公司的课长。这位课长年龄在不惑之年的四十三岁，有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可他一看见晒在那里的女人内衣，就手直痒痒，自己管不住自己了。结果这个人被公司开除了，妻子也同他离了婚。

变态者一个接一个被带到设有搜查本部的世田谷署，调查他们不在现场的证明。

但是B型血的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而没人证明的血型又不一样，总之所有人都与此案无关。

安井等人并没有断定此案是变态者所为，他们是想以此麻痹犯人。

在由美子工作的RS商社，有二个比较同她接近的男人。他们和她还算不上恋人，只是一般的男朋友。但警察还是调查了他们当时的情况，特别对那位30岁的B型血的股长调查得更仔细。

然而案发时，这位股长正在同朋友们一起打麻将。

剩下的就是调查被害人一个人去宿务岛时，在那边认识的男子。据她的女朋友说，由美子曾得意地说自己在宿务岛同两名青年玩了有趣的冒险游戏。一个是菲律宾青年，另一个是日本青年。

在搜查被害人房间时，发现了她在宿务岛拍的照片。

照片上有那两个青年。

照片上被害人穿着比基尼，笑意盎然。菲律宾青年不会被怀疑，问题在于那位日本青年了。

和身着比基尼的由美子并肩站在一起的，是一位个子很高，留着长头发的青年。

这位青年年龄二十七、八岁，瘦型，但肌肉发达。因为他只穿着一条游泳裤，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在同宿务岛饭店联系调查当时的住宿者情况的同时，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9月12日。

搜查本部的安井和田岛，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对在通产省工作的三木伸介来说，9月12日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天既不是三木的生日，而且25岁的他，还没有一个特定的女朋友，所以也没有什么约会。

唯一不同的只是他在下班的时候，突然想看电影，就在池袋看了一场美国科幻影片。

所以，他在自己家所在的西武池袋线的东长崎站下车时，已经过10点半了。不过，他独自一人过着公寓生活，时间晚了也并不在意。他常常因为喝酒回来很晚，有时还通宵打麻将。

途中有N大学的操场，穿过它回去的话不绕远，所以时间一晚，他常常擅自闯入。

操场的周围拦有铁丝网，但是好多地方已经生锈，有一些人能钻进去的小空。也许是校方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盗，也就没加理会吧。

这天夜里三木又钻进铁丝网，穿过操场，在月光下疾走着。

他从边上进去，向本垒方向走去。在本垒的旁边，有一间仓库存放运动员们的衣服和用具。

三木来到仓库附近，站下来给香烟点火。突然，从那间仓库里边，跳出了一条黑影。

“啊！”

三木刚惊呼一声，马上就被黑影掀翻了。

叼着的香烟不知飞到了何处。

“这狗东西。”

三木嚷着，跳起来感到左腕阵阵作痛。

他用右手一摸，发现鲜血顺着指尖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被刺了一刀——）

三木醒悟过来，不觉背上冷汗直冒。

6

三木跑到近处的岗楼里，要了止血绷带，就和中年警官一齐回到现场。

警官拿着一支很大的电筒。

他用电筒照着三木被打倒的附近，问道：

“那么你看清对方的脸了吗？”

“没有，因为我站在那正在点烟。当时有风，我就用手捂着头朝下点着火。然后突然被撞翻了，根本来不及看对方。”

“犯人是在碰到你时就用刀刺了吗？”

“是的。”

“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

“不太清楚，大概同我差不多吧。”

“你有多高？”

“1米70。”

“你知道那个人是年轻人或是老人吗？”

“他用那么大的劲把我撞倒，我觉得不象上了年纪的人。我也有65公斤呀。”

“你是说他从那个仓库的阴影里钻出来的吧？”

“是的。”

“这么晚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警官照着电筒，走近那间仓库。三木也畏畏缩缩地跟在后边。

这是一间有十二、三坪左右细长的房屋。

锁头被砸坏了，掉在地上，窗户开着50公分左右。

二个人走了进去。

在手电光下看见的是本垒板，修理场地用的工具。

“没什么异常的。”

警官自言自语着往里走去，突然，他“啊”地惊叫一声。

地板上有一位裸体的女人，呈大字型横卧在那里。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全裸身体，那经过日晒的皮肤上印着鲜明的白色比基尼痕迹。

三木在警官的身后也不由得屏出呼吸紧紧盯着裸体女人。

警官蹲下来，按了按手脉，又把耳朵贴近胸口。

“死了吗？”

三木颤抖着声音问。

警官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似的，接着检查死尸，然后他站起来：

“请你留在这儿。”